诗抒胸臆

读书引·麦收

■李德生

麦田金黄,漫接昊苍。布谷鸣、悠悠麦香。
收机隆隆,脱粒输装。任烈日炎,杆粉碎,粒丰仓。

忆昔夏忙,苦累汗淌。凭双手,镰影斜阳。
石滚碾轧,借风扬场。待粒成堆,秸成垛,壳成糠。

三伏天

■王养浩

漫漫三伏天,
酷热叹熬煎。
蝉声添烦恼,
书海寻休闲。
微信劳群贤,
赐宝如谋面。
凉风吹拂时,
欢聚举杯盏。

鹧鸪天·羁旅归途

■邢洁

棋罢推窗见暮鸦。孤途辗转向余霞。休因惫怠销情志,且伴诗书度岁涯。
昼涵馥,夜凝华。浮生本似指间沙。千帆过尽苍峦远,静对流年赏落花。

南海波涛 ■李尧臣

海上风物

老南市的“商业航母”

■任炽越 文

我家的南市老宅不远,有一家列入市级序列的商店——上海市第五百货商店。它与十六铺码头一起,使东门路的名声,遐迩市内外。

“五百”是1960年从复兴东路搬迁来东门路的,占地面积5200平方米,几乎占了近三分之一的街面。

百货商店的营业场所是一至二层楼面,商店除了临街一面外,后弄堂也延伸出去了几间商铺。商店的主要商品柜台大都设在底层,共有十多个,从日用百货、服装鞋帽、食品烟酒到针头线脑等什么都卖,二楼只设一些布匹、床上用品、杂品等柜台。后弄堂的商铺则供应自行车与五金工具。整个商场共有商品种类5000种左右,日均客流5万多人次,排列全市“十大百货”之六,是当时上海南市规模最大,商品种类最全的综合性百货商场,被老百姓称之为老南市的“商业航母”。

在几十年的岁月中,周边小东门、豫园,稍远一些的小南门、董家渡,甚至隔江的东昌路、塘桥等街区的居民,都喜欢来中百五店逛店购物,特别是逢婚嫁喜事、知青下乡等大事,更是手持采购单,在“五百”一枪头搞定。

“五百”进进出出的商品,来来往往的人流,早已融在社会的兴盛中,成了千万个家庭发展史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。我与几十万老南市人一样,人生中许多具有历史性消费的行为,也都是在这个商厦里完成的。

我人生的第一只手表就是在“五百”买的。那是我工作不久,花了好几个月的学徒工资购置的。当时上海牌手表须凭票供应,我搞不到票,只好买了也是上海产的钻石牌手表,每只85元,省了35元钱。

那天吃了晚饭,是父亲陪我去“五百”的钟表柜买的,父亲把表放在耳边听了三四只,并反复仔细看了表壳的前后,才确定一只。营业员在配皮革表带时说,这个师傅老内行的。

我学徒快满师时,见社会上流行全毛厚花呢中山装,心里也很想买一件。母亲知悉后,悄悄地塞了几十元钱给我。

那天下班后,我直冲“五百”服装柜台。进店后,见吊在高高衣架上的那件深藏青厚花呢中山装,正是我想买的款式。试穿后站在镜前一照,大小适中、长短正好,立刻付了45元购衣款。平时经常穿工作衣上下班的我,平生第一次拥有了全毛衣服,似一下成熟了。

在筹备结婚时的一个周日下午,我与未婚妻来到“五百”电器柜。我们先让营业员拿出几只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试听,最后挑了杂音最小、音量最大的那只。然后两个营业员又搬出一台18寸金星牌黑白电视机,接上电源,调整机装天线,经调试后,屏幕上立刻跳出了电视画面,一机搞定。

结婚后,我们住房周围有部队驻扎,电视机时有干扰,那只熊猫收音机则不受影响,音质清晰,伴随着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蛙声阵阵的夜晚。

结婚搬离老宅后,中百五店在商业形态的变迁换代中,不知去向。前不久,我在网上查南市资料,竟看到,上海市第五百货商店的店牌,成了浦东一条偏避小路上,一家小杂货店的店招。想到它在东门路航空母舰般的辉煌,不禁慨然。

世相百态

昵称

■邱伟坚 文

你是否遇见过这般场景?这边有人喊“小妹”,循声望去却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,那一头在唤“毛头”,走来的是个发福壮实的光头老汉。

在公园遛弯、在外出旅游的大巴,或在菜场集市,不时会听到有熟识的同伴互相叫唤着对方的小名。小名通常是父母对幼年子女的昵称,只是不限于自已父母,邻里的闺蜜发小、少年的同学玩伴、一起赴农村的知青乃至单位同事也会跟着一起这样称呼。

岁月荏苒,从弄堂跳橡皮筋打玻璃弹子开始喊起,将昵称喊进了中小学课堂、又喊到下放的农村和工厂、再喊到彼此成家添丁,一直到了七老八十的年纪,还不改初衷这么喊。宁波人惯于称呼自家千金“小娘”,无锡人称宝贝闺女“毛乌头”,湖南人的“伢子”、“妹子”,本地人的“阿妮头”,听到这些林林总总的昵称,旁人心中不仅没有怪怪的感觉,反而涌起一股温馨的滋味,它唤起了存在心底的青葱岁月,再次体察彼此亲密无间的情谊。它好比是人生足迹的密码,打开后往事自会汩汩涌出。

生活故事

迷路之际

■童伟忠 文

石库门老邻居阿美发来微信,说她98岁的老父亲住院了,医生下了两次病危通知。我毫不迟疑,去超市买了营养品和水果,叫了网约车前去探视。

那天离开医院,已是晚上九点多。高德地图显示,乘地铁9号线至徐家汇,换乘11号线可到家。医院门卫为我指了方向,说:“往左拐,一直走,地铁站不远。”

梅雨绵绵,夜深灯暗。深度近视眼镜片上蒙上了一层雨雾,视物愈加模糊。走了约5分钟,未寻到地铁站,怀疑是否走错路或走过了头?在路口红灯止步时,便问身边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女孩:“地铁9号线站在哪儿?”女孩礼貌回答我说:“再朝前走就到了。”

谢过后,我放心地往前走。

又是一个路口,地铁站仍没找到。焦虑之际,女孩脆生生的声音穿过雨丝,从前方传来:“路的斜对面就是地铁站!”没想到,走在前面的女孩,特意在路口等我,我连连致谢。

想起去年,也是闷热潮湿的梅雨季节。我乘地铁14号线,去一家三甲医院的分院,替老伴办理出院结账手续。地铁到站后,我跑错了出口,在马当路与淮海路之间来回徘徊。按一位环卫工告知的路线走过去,感觉不对。一想到出院手续如办不成,影响老伴后续住院治疗,心情不由烦躁起来,而手机指路软件也似乎和我过不去,指示针忽左忽右飘忽不定。此时,一位穿短袖白衬衣的小伙子迎面走来,我赶紧打听分院在哪里?

“我也不清楚,不过高德地图可以导航的。”听他说话是外地口音,路不熟,我有点失望。见我迟疑,小伙说:“我带你去吧。”我将信将疑地跟他走,闲聊中得知,小伙来自安徽无为,正要去一家公司面试应聘。不一会儿,分院住院部那幢我熟悉的大楼映入眼帘。我对小伙说:“谢谢你给我带路。”

“小事小事,不用谢的。”小伙说完,原路折回。

“你不顺路啊?”

“是的,没事。”原来,他要去面试的单位与我去的分院并不顺路,是特意带我过来的,心里瞬间涌起一股暖流。

热心为人指路、带路,对迷路者无疑是雪中送炭,用善举抚平焦虑之心,替别人点亮前路者,也一定会收获善良的回报。

行走杨浦

晨练

■邵凌 文

退休后,时间虽宽裕,却总是没着没落。为了打发时间,我养成了晨练的习惯。清晨五点半,准时起床,洗漱完毕,在门口的鞋架上换好软底运动鞋,推门步入清晨的小道。

此时,天公还未从黎明中彻底苏醒,通北路的路灯依然亮着。暖黄的光影斜斜铺在柏油马路上,将悬铃木的影子拉得瘦长。路边的冬青丛攒了一夜的露水,我走得稍快,裤脚蹭过叶边,凉意在脚踝上轻轻一触,像有人用微凉的指尖点了点我。那一刻,心里那点残存的惺忪与沉闷,也被这凉意唤醒。

走到昆明路上海香烟厂,常会被那些茂盛翠绿的植物所吸引。香樟刚抽了新叶,嫩绿的香气裹着晨雾飘来。那不是冲鼻的浓味,而是软乎乎的、带着青草汁的清鲜,吸进肺里,昨晚攒下的闷意顺着呼吸散了大半,整个人被这清新的空气清洗过,有一种久违的轻盈。

春末夏初,冷热适宜,一路上还有充满活力的绿意相伴,心情自然比冬日舒畅许多。走到惠民路,又是另一番景象。前几年路过这里时,空置多年的拆迁地块野草丛生,一片荒芜;如今终于动工,施工现场机器轰隆,工人们正用高压水枪仔细冲洗搅拌车,直到车身冲洗干净,才允许出厂。

看着这热火朝天又井然有序的场景,心里不禁生出几分欣慰。城市在更新,生活在向前,这种踏实的生机,比任何风景都让人心安。

一拐弯,便到了杨树浦路。随风飘来一股淡淡的潮湿的江水味,混着岸边芦苇的涩和远处货轮隐约的柴油味,一会儿又被晨风吹散了。

路边老厂房墙上爬满了蔷薇,深绿的叶子和粉色的花朵沾着碎光。身穿黄马甲的环卫工在路边扫落叶,扫帚蹭过地面的声响极轻,却还是惊飞了树上的麻雀。它们扑棱棱抖落一串露水,滴在我的手背上,凉得人忍不住笑出声。这一笑,把心底最后一点属于成年人的疲惫也一并卸下了,仿佛自己又变回了那个在晨光下无忧无虑的孩子。

往回走时,大连路四号线沿街的店铺都开了门,蒸笼的白汽飘到半空,和晨雾缠绕在一起。我数着路边第三棵悬铃木的树疤,脚步稳稳踩在自己的影子上。一小时的路走下来,后背开始出汗,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被汗水揉开了。

打开房门,挂钟刚好走到六点半。我把沾了点草屑的跑鞋脱下,从鞋架上拿来一双拖鞋。餐桌上的电饭煲正处在保温状态,我盛了一碗稀饭,放在一旁晾着。

窗外的晨光漫进来,靠在沙发上休息片刻,忽然觉得这一路最舒服的,从来不是什么惊艳的风景——而是这些被我每天踩过的柏油路,闻熟了的草木香;是这六十分钟里,完完全全只属于我自己的、不被任何事打扰的松弛。在这份松弛里,确信自己已经接住了这来之不易的、安稳的晚年时光。

文苑投稿电子信箱: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本报地址: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:65653113 邮编: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面向杨浦区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居民发行 印数85000份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